在中心的边缘

看 花

◆ 南 妮

常熟花博会的主题叫做:“幸福像花儿一样”。这句子熟,但听之欣喜,为什么像花儿一样就让人幸福?

海洋,水,绿树,空气,花……能够抚慰焦虑的现代人的元素,那些我们能够享受的自然馈赠,在一个一个减少。花——纯粹,完美,圣洁,目前为止,好像只有花,具有着遗世独立的绝美。像花那样自在、舒展、骄傲,幸福也就在敲响你的门。

平平常常的民居,门前、窗台上种植着花,立刻诗意起来。姹紫嫣红,那是日常生活的寄托。最光华的东西往往无语。你注视着一朵花慢慢盛开,那种美的感染,心灵的宁谧享受,将盖过来自柴米油盐的烦恼与邻居夫妻的吵架之声。

去欧洲旅行,很大感触在于他们的热爱花。那并非是贵族的专利,那是他们凡间的语言。赏花,人释放温柔;花与笑脸映衬,雅致充盈空间,礼仪自然形成。

曾经对咱们的农民旅馆也抱有向往。那里有院落,有土地的亲近,有好的空气。几年前参观过某处的农民旅馆,惊讶而失望。没有花,没有任何绿色的盆栽。任水泥裸露着,床铺饭桌透示着干巴巴的生存。那样的景象给你的答案是:即使有钱,心灵也是枯竭而苍白的。与人家不是经济条件的区别,而是文化素质的区别。

参观一位女朋友的新居,四室一厅的墙壁,所挂的全是花的油画。玫瑰,勿忘我,野菊,百合……女友的人品与言行,无不透视着花一般的美,浪漫,慷慨,高洁。现实生活中,少见这样脱俗而杰出的人。花原来是她的图腾与信仰啊。

突然想到,恋爱中,男人将花送给女人,那的确是爱情最好的礼物。赞美表白让花承担着:“你像花一样的美!”“祝你像花那样漂亮!”“我爱你就像爱这束完美的玫瑰!”

亦舒的小说里,善良的小男生在情人节那天,匿名送花给公司里最自卑的大龄女。这束花在姑娘们收到的花里是最华贵最灿烂的,收了花的女子从此开朗活泼,面貌一新。

来自于俗世的这超然之物,为何总是能将陈习演绎为感动?我们人人是花的俘虏。

总是想得太多

主 题

◆ 戴 蓉

到了她的城市,我说,这一次我们的主题是吃饭。她果然没有让我失望,掏出一本《城中90家顶尖餐厅全面品鉴》轻松接了招。于是,我们从国贸97吃到银泰的地下一层,切牛排的时候没有正襟危坐拿腔拿调,分食一钵陕西风味的油泼面时倒是点头赞叹。行走江湖,要练就的不是绝世武功而是从容的气度,吃饭也一样。消费指南里说,城市的制高点雨丝细撒雾气腾腾最美,但想到在雨天高楼底下凛冽的穿堂风,还是晴朗秋夜的一顿饭更暖心。杀到某家甜品店时,胃里已经没有多少空间可以留给糖衣炮弹,但还是坐在店里的高脚凳上点了小块的蛋糕和热茶。相见怎能没有茶?即使只是马克杯里的袋泡薄荷茶。可惜她没有赶上我在机场酒店的午餐,菜式的格调和味道都够好,只是邻座的食客太聒噪,几个飞美国的飞行员,聊天和打手机的话题比我家小区里晒太阳的婆婆们更琐碎。

和他相聚的主题是闲聊。有些人,会让你觉得不见也无妨,但隔了数年又坐在一起,却不愁没有话说。不知为何说起了戒烟的难度,仿佛我飞了一两千公里,只是来和他讨论到底戒什么更难的问题。我问:“有戒掉一个人难吗?”他说比戒掉一个人困难,因为那种折磨更为漫长,虽然没有戒毒的反应那么强烈,但还是让人动辄恼怒。真有道理,像我脾气这么差的人应该回去好好检讨一下,是戒掉了什么让我成日里心浮气躁?说到他在电子出版行业里的名气,他说:“跟人合作的时候心里不能有杂念,为的是日后有翻脸而去的自由。”这个聪明人,每次都说得出几句可以教人细品的话。有翻脸的自由,诚然是一种高深的境界。末了他掏出一个寿山石的布袋和尚塞给我,说留个念想。

开始用“念想”的人都有一颗老心,年轻人的字典里没有这个词,就像年轻人永远想不到要吃得清淡节制,穿得暖和保身。

本埠生活录

远近事

◆ 石 磊

之一,上等晴天,不容虚度。呼朋唤友,远征去相熟的苏州农家吃东西,顺便,亦看一眼苏州博物馆。俗事雅事,一举做尽。

苏博俨然已是古城必到一游之所,贝氏手笔,想来应是好的。可惜,看见的,却尽是牵强。不是贝氏功力枯竭,而是硬伤致命伤大大一枚,人实在是,太多了。那些粉墙留白,那些曲径婉转,那些虚空淡静,贝氏的一切企图,一一湮灭在汹涌人潮里。用心良苦的一幅山水中庭,挤满滑雪衫游客,人挨人地,集体喧哗剥橘子。真真三百年的斯文,尽尽扫地。

是十分袖珍的博物馆,文征明的字画,堂堂排开,气概天下一品。吴门锦绣,繁华无极,偏又苍秀淡静,虚怀若谷。明末巅峰,此后便再也没有那么好的文人情怀了。身旁台湾女友,笑笑讲,别痴了,好东西么,都在台北故宫了,这里的,都是地下挖出来的。

有意思的是,苏博出口处,弯弯转转,竟设在隔壁毫不相干的宅子,那所宅子亦鼎鼎大名,太平天国忠王府。左脚出,右脚进,老牌土豪,倒也真是让人哑口无言。苏博这一设计,亦算得是很有水平的行为艺术了。

辗转农家吃饭饭,等着主人家摆席,立在院落里,跟老婆婆闲话。看见大包玉米粒金黄灿烂的,便问,那要怎么煮来吃?老婆婆很铿锵地答,给哈吃。讲了三遍,才听懂,给蟹吃的。

农家的白丝鱼,大大条,一点不讲究,浑浑铺在小盘子里,简直局促得挤都挤不下。银秀明媚的白丝鱼,从千金娟小姐,沦落成了走地俏村姑,却是极好味。红烧肉香糯肥满,老玉米甘美浑厚,碟碟都是人间美味。自家喂大的螃蟹,轰隆隆一大盆。今年吃蟹吃出新感慨了。吃到的蟹,要么膏肥黄满,肉却粗疏无香;要么肉极细密鲜甜,膏黄却平平。至今还没吃到一枚完美的。这是何故呢?估计是天问。这一家的蟹,肉肉极细甜,膏黄欠腴美,吃完,满腹的惆怅。

之二,家门口有间名声嘹亮的商学院,轻寒的早晨,被抓去商学院见人。

懒散惯了的人,进商学院,真是迎头都是惊涛骇浪。刚好是下课时间,校园里,站满一园子的人之精华,人人气宇轩昂。我这种俗人,看一眼,无非觉得人多头晕而已。而随行友人,却满面亢奋笑意,激动附耳低语,darling,这些都是,我的潜在客户。本来我还能以平常心,看一眼广大的人之精华,伊这么一讲,弄得我,百般害羞,不好意思再看了。友人再接再厉,darling怎么样?要不要一起来?天天正能量,免费加油。我扭捏半天,跟伊讲,让我回家慢慢想一想可以吗?

诗歌口香糖

无 题(331)

◆ 严 力

➡ 他不知道就可以了
他所知道的我们也不想知道
我们制造很多这样的局外人
为了便于分赃

➡ 它不是森林
它在森林的旁边
比起森林整体的孤独
它是一棵自己的孤独

➡ 想找回文人雅士的修养吗
那就一路往回地
把你丢弃在
成长过程中的诗歌捡回来

➡ 在专营电器的地方
我看见一堆堆电器产品
在商场里用价格
打情骂俏

➡ 田野与视野的不同在于
前者不知道为什么生长
后者知道为什么去收割

钢笔画世界

哥丁根的牧鹅少女像

杨秉辉 画/文

德国北部下萨克森州的哥丁根距汉诺威约半小时车程,为著名的大学城。哥丁根于1737年建城,其时汉诺威王为未来英国王室的乔治二世,为培养普鲁士、英格兰的贵族子弟,在此建立大学。数百年来哥丁根吸引了许多著名学者,如诗人海涅、作家格林兄弟等,也培养了无数才俊,如著名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有4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皆出自于此。集市广场上的牧鹅少女像,据说吻其面颊即能通过考试,故凡即将毕业之博士皆有来吻之习俗。

让思想拐个弯

公共场合说什么

◆ 顾 土

公共场合,应该说什么样的话为好,多年来好像一直缺少共识。

骂街,是个古已有之的词汇,有说村汉骂街的,也有叫泼妇骂街的,还有称骂大街的。所谓骂街,就是一路走一路骂,在街上骂。公共场合骂街这样的习惯,在我小的时候还在延续,而且相当盛行。我见过立在院落中央开骂的,也见过在胡同口大骂的,在农村生活时,从村东头一路骂到村西头的更是家常便饭,而站在楼底下往上骂的,也不是没有。骂街的原由很简单,都是家里丢了东西,少了鸡羊,于是,用骂街解决问题。其实,骂街也解决不了,没有人会因为有人骂街而站出来承认自己就是小偷的,不过是撒气发泄罢了。现在,这样的骂街很少见了,报警大概成为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

如今我们已经进入了生人社会,满眼都是来去匆匆的生人,面对生人,公共场合的语言更为重要,说得不好就会生气、纠结,直至大打出手。

你好,现在最为普及,熟人、生人相遇都不妨用你好打个招呼。但说你好还是有场合之分的。问路是马路上的风情,从前的老北京人问路更是礼仪的典范。“劳驾,向您打听个路,您知道南河沿怎么走吗?”“多谢,麻烦您嘞!”如果现在觉得这样的问路太罗嗦,大可以引进“对不起”。可有很多人,大概认为说对不起属于认错,坚决不肯出口,还是用你好打头。结果,我在街头常常看见这边问路的说你好,那边被问的也跟着说你好,然后匆匆而过。

请别人让路,也是公共场合最需要说的语言,尤其在公交车上、地铁里,众人挤作一团,要想下车,不说怎么出得去。此时此刻,我听见的语言五花八门:有直抒胸臆的:下车了、下车了;有毫不客气的:让一让、让一让;有直奔主题的:你下不下车啊?还有稍加掩饰的:你往里走走。无论说哪一种,听上去都不舒坦。事实上,老套的“借光”特别有涵养,说“借过”也显得有品质,如果依照全世界的说法,以“对不起”开路,也不失身份。

公共场合,矛盾难免,互相说对不起最能息事宁人,但当今说的最多的那些语言恰恰让人感到双方都想挑起事端。“挤什么挤啊!”“不想挤就坐小车去!”“会开车吗,往哪儿开啊!”“碰着了吗,没碰着瞎喊什么!”不过,这比从前已经有所进步了。从前被别人碰着后,有挑衅型的:你没长眼睛啊!

有家报纸20多年前专门列出公共场合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可最终谁也没记住。其实,公共场合语言的根本,就是对人敬,对己谦,多说对不起,肯定有益无害。

西南的琐事尘语

江户趣味

◆ 洁 尘

在网上搜逛,看到一则消息,北京的一家拍卖公司说是要拍卖《光琳派画集》。我来了兴趣。仔细看这则消息:这部一函一册的《光琳派画集》是日本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审美书院出版的,没有标明底价,除了封面,里面的内容也没有任何呈现,什么都不让那些只看不买的爱家(比如我)瞄一眼。抠门卖家和抠门爱家,倒也对路。我估计这书挺贵的,这个版本,虽然不是太早,但还是挺稀罕的了。

光琳派是江户早期的艺术巅峰派别。它之后,是江户中期的文人画和江户晚期的浮世绘。而一般所说的江户趣味,其实重点就在于光琳派的风格。光琳派是“宗达——光琳画派”的简称,这个派别的第一座高峰是本阿弥光悦,他首先将绘画的意境带入日常用具中,在绘画之外,还是漆器艺术家和陶器制作家,使得光琳派对日常生活和大众趣味施与影响和给予引导这一方向得到了确定;之后,表屋宗达的作品更进一步,赋予了更加明确的装饰性要素。到了尾形光琳,应该算是一个集大成者,从此,影响日本社会方方面面的“江户趣味”形成了。

什么是江户趣味?料理的品质、居家的细节、穿着的基调、人情来往的周详礼数,等等,一两句话真还说不清。有专家研究说,日本社会的人文形态到了江户时期就被定型且美化了进而固化了。江户趣味这个说法,细化到视觉上,无论是纯粹的绘画作品还是陶器、瓷器、布料、纸品包装……有那种清简、淡雅、精致、充满了浓浓的日本味儿的风格,就可以叫做江户趣味。

我通过印刷品和网络,看过尾形光琳的一些作品。最喜欢的是他的代表作“红梅白梅屏风图”。——金色的背景上,意境料峭且高妙的两棵梅花,一红梅,一白梅。树干上画有苔藓。两棵梅花之间是银色的,呈现出复杂波纹的溪流。整幅画,古朴、典雅,装饰性也相当强烈。1969年,日本把这幅国宝级的作品印成了邮票,一套两张,齿孔把银色溪流从中间断开。估计很难有人舍得把这套票断开。这幅图如果直接上布印染,效果也是非常惊人的。据说,光琳派对和服面料设计的影响也非常大,其印记在京都“友禅染”上非常明显。我在京都看过“友禅染”,十分华美丰富,实在是让我这个花布控走不动路。

这些天在看友人江川澜译的冈仓天心的《茶之书》。冈仓天心说,“在我们的俗语中,如果一个人不能领悟人生亦庄亦谐的微妙意味,我们说他‘没有茶气’;而对无视人间悲苦,听凭感情冲动恣意放浪的唯美主义者,我们会责备他‘茶气过盛’”。

冈仓天心这段话特别有味道。我看过评论光琳派中坚人物表屋宗达的一段话,(他)“将浑身是劲的庶民文化底色,着上贵族艺术流丽洗练的彩衣,融合古典传统和近代造型,重现日本画细腻、纤巧又富町众智慧与生活感情的新大和绘。”仔细品味这段话,不就是恰好的茶气成就了光琳派,也成就了江户趣味吗?!而光琳派开山鼻祖本阿弥光悦就是一位杰出的茶人(茶道大师),这也是我在《茶之书》里读到的。